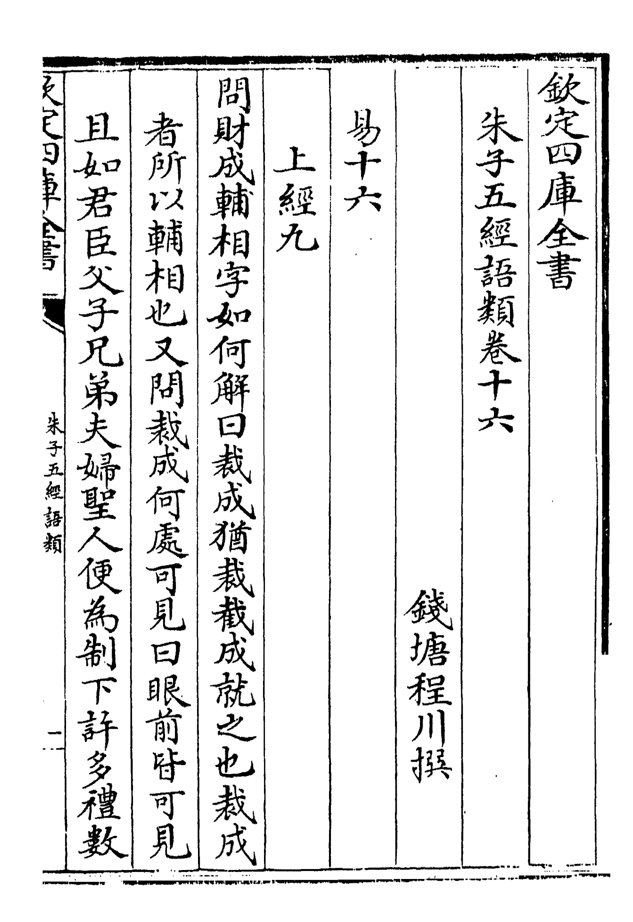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卷十六

錢塘程川撰

易十六

上經九

問財成輔相字如何解曰裁成猶裁截成就之也裁成者所以輔相也又問裁成何處可見曰眼前皆可見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便為制下許多禮數

倫序只此便是裁成處至大至小之事皆是固是萬物本自有此理若非聖人裁成亦不能如此齊整所謂贊天地化育而與之參也又問輔相裁成學者日用處有否曰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耒耜罔罟皆是

沈僩錄

泰象傳

錄中裁成者所以輔相也一作輔相者只是於裁成處以補其不及而已錄中所謂贊天地化育而與之參也一作此皆天地之所不能為而聖人能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功與天地參也

財成是截做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天地之化儱侗

相續下來聖人便截作叚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

與他截做春夏秋冬四時

夔淵錄

泰象傳

閉財成輔相無時不當然何獨於泰時言之曰泰時則

萬物各遂其理方始有裁成輔相處若否塞不通一

齊都無理會了如何裁成輔相得

林學履錄

泰象傳

錄中若否塞不通三句呂燾錄作天地

閉塞萬物不生聖人亦無所施其力

泰初九云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當云占者陽剛而得其類則征吉矣以其彚亦是占辭曰以其彚屬上文嘗見郭璞易林亦如此做句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讀了蓋拔茅連茹者物象也以其彚者人也黃榦錄

泰初九文辭本義

問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德乃能包荒耶為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耶曰易中如說以中正也皆是以其中正方能如此此

處也只得做以其光大說若不是一箇心胸明闊底如何做得

劉礪錄

泰九二象傳

問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與城復于隍因言否泰相乘如此聖人因以垂戒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無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肆故亂因此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曰固是生於人心然履

其運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皇開元之始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寳之放肆則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銖因言覩聖人立象繫辭當好時便須有戒懼收歛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正底意徹首徹尾不過敬而已卦中無全好者亦無全不好者大率敬即好不敬即不好先生頷之

萬錄銖錄

泰九三上六爻辭

勿恤其孚只作一句讀孚只是信葢言不恤後來信與

不信爾

黄義剛録
泰九三爻辭

于食有福食如食舊德之食赤壁賦吾與子之所共食之食

劉礪録
泰九三爻辭

富以其鄰言以其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不富以其鄰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

吳淵録
泰六四爻辭

帝乙歸妹今人只做道理譬喻推說看來須是帝乙嫁妹時占得此爻

葉淵錄　泰六五爻辭本義

且如城復于隍須有這箇城底象隍底象邑底象城隍邑皆土地在坤爻中自有此象

葉淵錄　泰上六爻辭

城復于隍隍是河掘其土以爲城又因以固城也勿用師師是兵師凡坤有衆與土之象

劉礪錄

泰上六爻辭

自邑告命是倒了邑是私邑却倒來命令自家雖便做得正人君到此也則羞吝

蔓淵錄

泰上六爻辭

方泰極之時只得自治其邑程先生說民心離散自其親近者而告命之雖正亦吝然此時只得如此雖吝却未至於凶

劉礪錄

泰上六爻辭

問否之匪人三字說者多牽强本義云與泰相反故曰匪人言非人道也程易却云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故無人道如何曰說者云此三字衍葢與比之匪人語同而字異遂錯誤於此今强解不通也又問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葢三陰在下各以類進然惡未形故戒其能正則吉而亨葢能正則變為君子矣程易作君子在下說云當否之時君子在下以正自守如何曰程氏亦作君子之象說其覺得牽强不是

此意又問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三陰已過而陽得亨則否過中而將濟之時與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相類曰泰九三時已有小人便是可畏如此故艱貞則无咎否下三爻君子尚畏它至九四即不畏之矣故有有命疇離祉之象占也又問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如何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葢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不拔矣如此說則象占乃有收殺非是其亡其亡而又繫

于苞桑也

董銖録

否彖辭初六九四九五爻辭

否之匪人言没了這人道

㬊淵録

否彖辭

拔茅茹貞吉亨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小人便是做君子君子小人只是箇正不正初六是那小人欲為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至十分做小人再

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下也自不穩當此便是包羞之說

晏淵錄

否初六六二六三爻辭

包承也是包得許多承順底意思

林學履錄

否六二爻辭

包承龜山以包承小人為一句言否之出當包承那小人如此却不成句龜山之意蓋欲觧洗他從蔡京父子之失也

晏淵錄

否六二爻辭

包羞之說是有意傷善而未能之意他六二尚自包承到這六三已是要害君子然做事不得所以包許多羞恥

晏淵錄

否六三爻辭

九四則否已過中上三爻是說君子言君子有天命而无咎大抵易為君子謀且如否內三爻是小人得志時然不大段會做得事初則如此二又如此三雖做

得些箇也不濟事到四則聖人便說他那君子得時否漸次反泰底道理五之包桑繫辭中說得條暢盡之矣上九之傾否到這裏便傾了否做泰

夔淵錄

否九四爻辭

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這裏是吉凶未判須是有命方得无咎故須得一箇機會方能轉禍為福否本是陰長之卦九五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好蓋陰之與陽自是不可相無者今以四時寒暑而論若是無

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則聖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葢亦抑陰進陽之義其於坤卦曾畧發此意今有一樣人議論謂君子小人相對不可大故去他若要盡去他則反激其禍且如舜湯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所謂去小人非必盡滅其類只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雖有些小無狀處亦不敢發出來豈必勦滅之乎

陳文蔚録

否九四爻辭

録中抑陰進陽之義林學履録作抑陰助陽之意

否九四雖是陽爻猶未離乎否體只縁他是陽故可以有為然須有命方做得又曰有命是有箇機會方可以做占者便須是有箇築著磕著時節方做得事成方无咎

劉礪録

否九四爻辭

九五以陽剛得位可以休息天下之否然須常存得危亡之心方有苞桑之固不知聖人於否泰只管説包

字如何須是象上如何取其義今曉他不得只得說
堅固嘗見林謙之與張欽夫講易林以為有象欽夫
云看孔子說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只是以道理解
了便是無用乎象遂著書說此看來不如此蓋當時
人皆識得象却有未曉得道理處故聖人不說象却
就上發出道理說初不是懸空說出道理凡天下之
物須是就實事上說方有著落又曰聖人分明是見
有這象方就上面說出來今只是曉他底不得未說

得也未要緊不可說道他無此象吕大臨以酬爵不舉觧不盡人之歡酬爵不舉是實事如此不盡人之歡便是就上說出這話來

劉礪録

否九五文辭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兩象一義利君子貞是一象

晏淵録

同人彖辭

易雖抑陰然有時把陰爲主如同人是也然此一陰雖是一卦之主又却柔弱做主不得

同人彖傳　㬎淵録

乾行也言須是這般剛健之人方做得這般事若是柔弱者如何會出去外面同人又去涉險

同人彖傳　㬎淵録

類族辨物言類其族辨其物且如青底做一類白底做一類恁地類了時同底自同異底自異

同人彖傳　㬎淵録

問類族辨物如伊川說云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

則是就類族上辨物否曰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皆同之理故隨他頭項去分別類族如分姓氏張姓同作一類李姓同作一類辨物如牛類是一類馬類是一類就其異處以致其同此其所以為同也伊川之說不可曉

林學履錄

同人象傳

問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却有同人于宗吝與先號咷之象如何曰以其太好兩者時

位相應意氣相合只知疑㝡却無至公大同之心未免係於私故有吝覩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是他好處然於好處猶有失以其係於私暱而不能大同也大凡悔者自凶而之吉吝者自吉而趨凶又問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如何曰只是伏于高陵之草莽中三歲不敢出與九四乘其墉皆為剛盛而高三欲同於二而懼九五之見攻故升高伏戎欲敵之而五陽方剛不可奪故三歲不興而象曰

不能行也四欲同於二而為三所隔故乘墉攻之而以居柔遂自反而弗克而象曰義弗克也程傳謂升高陵有升高顧望之意此說雖巧恐非本意程傳說得通天下之志處極好云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善大凡說書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崎嶇尋出底便不好問大師克相遇本義無說何也曰舊說只用大師克勝之方得相遇或云大師之克見二陽之强則非

也銖曰二五本自同心而為三四所隔故先號咷先謂理直也大師克而後相遇則後笑矣蓋亦義理之同物終不得而間之故相遇也先生頷之又問同人于郊曰郊是荒寂無人之所言不能如同人于野曠遠無私荒僻無與同蓋居外無應莫與同者亦可以無悔也

董銖錄

同人六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文辭彖傳

錄中先謂理直也句下㬊淵錄云以中直也以其理直而不得伸所以先號咷

伯豐問同人三四皆有爭奪之義曰只是爭六二一陰爻却六二自與九五相應三以剛居剛便迷而不返四以剛居柔便有反底道理繫辭云近而不相得則凶如初上則各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無爭

黃嵤錄

同人九三九四爻辭

問同人于郊曰同人于野是廣大無我之意同人于郊是無可與同之人也取義不同自不相悖

潘時舉錄

同人上九爻辭

應乎天而時行程說以為應天時而行何如曰是以時而行是有可行之時

劉礪録

大有彖傳

火在天上大有凡有物須是自家照見得方見得有若不照見則有無不可知何名為有

曼淵録

大有象傳

閑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竊以為天之所以命我者此性之善也人惟蔽於非心邪念是以善端之在

人心日以湮微君子儻能遏止非心邪念於未萌則善端始自發揚而天之所以命我者始無所不順如此而為順天休命若何曰天道喜善而惡惡遏惡而揚善非順天休命而何吾友所說却似嫌他說得大要束小了說

龔蓋卿録

大有象傳

問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曰此爻本最吉不解有咎然須說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

無有以為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

沈僩録

大有初九爻辭

古人於亨字作享烹字通用如公用亨于天子分明是享字易中解作亨字便不是

黄罃録

大有九三爻辭

問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曰上九以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者蓋陽從陰也大有唯六五一陰而上下

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為履信思順而尚賢

蓋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志

從於五尚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

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若無繫辭此數句此文

遂無收殺以此見聖人讀易見文辭有不分明處則

於繫辭傳説破如此類是也又問遏惡揚善順天休

命由天命有善而無惡當大有時遏止其惡顯揚其

善反之於身亦莫不然非止用人用人乃其一事耳

又問公用亨于天子亨只當作享字看與王用亨于西山同曰公用亨于天子已有左氏所引可證如隨之王用亨于西山亦必是祭享之享無疑又問匪其彭只當依程傳作盛貌曰程說為優王弼作下比九三分權之臣蓋以彭為旁言專心承五常匪其旁因說王荆公上韓魏公啟云時當大有更慷下比之嫌用此事譏魏公也

董銖録

大有上九爻辭幷論大有彖傳九三爻辭九四爻辭

朱子五經語類卷十六

朱子五經語類卷十七

錢塘程川撰

易十七

上經十

謙便能亨又為君子有終之象

謙彖辭 晏淵録

謙之為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

無物若事業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葉賀孫録 謙彖傳

虧盈益謙是自然之理

夔淵録 謙彖傳

變盈流謙揚子雲言山殺瘦澤增高此是説山上之土為水漂流下來山便瘦澤便高

夔淵録 謙彖傳

鬼神說害說福如言與鬼神合其吉凶則鬼神便說箇吉凶字

謙象傳
晏淵錄

鬼神言害言福是有些造化之柄

謙象傳
晏淵錄

問謙象云云鬼神是造化之跡既言天地之道又言鬼神何邪曰天道是就寒暑往來上說地道是就地形高下上說鬼神是就禍福上說各自主一事而言耳

因云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則行之凶則違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初但有占而無文往往如今之杯珓相似耳但如今人因火珠林起課者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辭則知古者之占往往不待辭而後見吉凶至文王周公方作彖爻之辭使人得此爻者便觀此辭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

復逐文解之謂此文所以吉者謂以中正也此文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明言之使人易曉耳至如文言之類却是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作易專為說道理以教人也須見聖人本意方可學易

潘時舉錄

謙彖傳并論經義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以尊而行謙則其道光以卑而行謙則其德不可踰尊對卑言伊川以謙對卑說非是但聖人九卦之引此一句看來大綱說

沈僩録

謙象傳

問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恐程先生之說非周易本文之意尊字是對卑字說言能謙則位處尊而德愈光位雖卑而莫能踰如古之聖賢之君以謙下人則位尊而愈光若驕奢自大則雖尊而不光

林子蒙録

謙象傳

裒多益寡便是謙稱物平施便是裒多益寡

旻淵録

謙象傳

問謙衰多益寡看來謙雖是若放低去實是損高就低便教恰好不是一向低去曰大抵人多見得在已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已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

林學履錄

謙象傳

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蓋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他要貞謙而不貞則近於邪佞上六之鳴却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則失謙本意蓋謙本不要人知況在人之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

未得

叟淵録　謙六二上六爻辭

撝謙言發撝其謙蓋四在陰位又在上卦之下九三之上所以更當發撝其謙不違則言不違法則

叟淵録　謙六四爻辭象傳

六四撝謙是合如此不是過分事故其辭其象云言不爲過

劉砥録　謙六四爻辭象傳本義

問謙是不與人爭如何五上二爻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師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若以其不服而征則非所以為謙矣曰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如必也臨事

而懼皆是此意

董銖録

謙六五上六爻辭

叔重因問程易說利用侵伐蓋以六五柔順謙卑然君道又當有剛武意故有利用侵伐之象然上九亦言利用行師如何曰便是此等有不通處

潘時舉録

謙六五上六爻辭

用之問謙上六象曰志未得也如何曰為其志未得所以行師征邑國蓋以未盡信從故也又問謙之五上

專說征伐何意曰坤為地為衆凡說國邑征伐處多是因坤聖人元不曾着意只是因有此象方說此事

陳文蔚録

謙上六象傳并論六五上六文辭

問謙上六志未得也曰志未得所以行師亦如六五之意問謙上六何取象於行師曰坤為衆有坤卦處多言師如泰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之類坤為土土為國故云征邑國也以此見聖人於易不是硬做皆是取象因有這象方就上面說

劉礪録

謙上六象傳并論爻辭

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立箇國君非順動而何

晏淵録

豫彖傳

刑罰不清民不服只為舉動不順了致得民不服便是

徒配了他亦不服

晏淵録

豫彖傳

豫之時義言豫之時底道理

不知何氏録

豫彖傳

雷出地奮止是象其聲而已薦上帝配祖考大概言之
晏淵錄 豫象傳

先王作樂無處不用然用樂之大者尤在於薦上帝配祖考也
沈僩錄 豫象傳

問作樂崇德曰先王作樂其功德便自不可掩也
潘時舉錄 豫象傳

問作樂崇德是自崇其德如大韶大武之類否曰是

劉礪錄
豫象傳

叔重問豫初六與九四為應九四由豫大有得本亦自好但初六恃有强援不勝其豫至於自鳴所以凶否曰九四自好自是初六自不好怎奈他何又問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先生謂象其聲者謂雷取其義者為和崇德謂著其德作樂所以發揚其德也

潘時舉錄
豫初六九四爻辭并論象傳

介于石言兩石相摩擊而出火之意言介然之頃不待

終日而便見得此道理

豫六二爻辭　㬉淵録

盱豫悔言睍着六四之豫便當速悔遲時便有悔盱豫是句

豫六三爻辭　㬉淵録

問六三云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下溺之義未曉曰此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為樂者也

豫六三爻辭本義　黄榦録

由豫猶言由頤

晏淵録　豫九四爻辭

伊川說說而動動而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凡卦皆從內說出去蓋卦自內生動而說却是若說說而動却是自家說他後他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此之謂隨

晏淵録　隨彖傳程傳

天下隨時處當從王肅說

晏淵録　隨彖傳

問程先生云澤隨雷動君子當隨時宴息是否曰既曰雷動何不言君子以動作却言宴息范益之曰宴息乃所以養其明曰不是葢其卦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之象雷隨時藏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此是其所見如此不知舊人曾如此看否

林子蒙録

隨象傳

問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是主守之義是一卦之主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曰是如此又曰這

必是變了只是要出門交有功却是變

劉礪録

隨初九爻辭

官有渝隨之初主有變動然尚未深

晏淵録

隨初九爻辭

小子丈夫程説是

晏淵録

隨六二爻辭程傳

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況於鬼神乎之意

隨上六爻辭

皿蟲爲蠱言器中盛那蠱教他自相併便是那積蓄到那壞爛底意思一似漢唐之衰弄得來到那極弊大壞時所以言元亨蓋極弊則將復興故言元亨巽而止蠱那不是巽而止能治蠱巽而止所以爲蠱趙德莊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搨了這便是蠱底道理

蠱彖辭彖傳

録中趙徳莊説云云巽必大録云上頭底只管剛下頭底只管柔又只巽順事事不向前安得不蠱舊聞趙徳莊如此説

問蠱是壞亂之象雖亂極必治如何便會元亨曰亂極必治天道循環自是如此如五胡亂華以至於隋亂之極必有唐太宗者出又如五季必生太祖若不如此便無天道了所以彖只云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劉礪録　蠱彖辭彖傳

先甲後甲言先甲之前三日乃辛也是時前段事已過

中了是邪欲壞之時便當圖後事之端略略撑拄則箇雖終歸於弊且得支吾幾時

晏淵錄

蠱彖辭

問蠱剛上柔下有數義剛在上而柔在下為卦體下巽而上艮止所以為蠱此卦義又自卦變言之自賁井既濟來皆剛上而柔下此卦變曰是龜山說巽而止乃治蠱之道言當柔順而止不可堅正必為此說非惟不成道理且非易彖文義巽而止蠱猶順以動

豫動而説隨皆言卦義甚本義之説蓋是趙德莊説
趙云剛在上柔在下下卑巽而上尚止所以蠱壊此
則文義甚協又問先甲辛也後甲丁也辛有新意丁
有丁寧意其説似出月令注曰然但古人祭祀亦多
用先庚先甲先庚丁也後庚癸也如用丁亥辛亥之
類又問有子考无咎與意承考之考皆是指父在父
在而得云考何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
可見又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言小有悔

則无大悔矣言无大咎則不免有小咎矣但象曰終无咎則以九三雖過剛不中然在巽體不為無順而得正故雖悔而无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隂居柔不能有為寛裕以治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自此以往則有吝也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無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至其他諸公欲

且寛裕無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雖遮掩拖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又問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占與戒皆在其中如何曰有此象則其占當如此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從則有凶矣當時此節若能斷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下或出或入則其志真可法則矣只爲人不能如此也

葉賀孫録

蠱彖傳初六九三六四上九文辭

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此是言致蠱之由非治蠱之道龜山之說非是又嘗見龜山在朝與陳幾叟書及有一人赴召請教於龜山龜山云不要拆壞人屋子皆是此意思及胡文定論時政說得便自精神索性堯夫詩云安得淳厚又秀慧與之共話天下事

吳必大録

蠱彖傳

汪聖錫曾言其人别龜山往赴召龜山送之曰且緩下手莫去拆倒人屋子因言龜山觧蠱卦以巽而止為

治蠱之道所以有此說大凡看易須先看成卦之義險而健則成訟巽而止則成蠱蠱艮上而巽下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交下卑巽而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只是巽順便止了便無所施為如何治蠱蠱元亨而天下治須是大善以亨方能治蠱也

廖德明録

蠱彖傳

巽而止蠱是事事不理會積皆到後面成一大弊故謂

之蠱非謂治蠱之道當巽而止龜山才質困弱好說

一般不振底話如云包承小人又語其人云莫折了

人屋子其意謂屋弊不可大段整理他只得且撑拄

過其說巽止之義葢亦如此意爾豈不大害哉

程端蒙録

蠱彖傳

問巽而止蠱莫是遇事巽順以求其理之所止而後為

治蠱之道曰非也大抵資質柔巽之人遇事便不能

做事無奮迅之意所以事遂至於蠱壞了蠱只是事

之壊了者

曽祖道録 蠱象傳

蠱元亨而天下治言蠱之時如此必須是大善亨通而後天下治

蔓淵録 蠱象傳

問蠱君子以振民育徳如何曰當蠱之時必有以振起聳動民之觀聽而在已進徳不已必須有此二者則可以治蠱矣

董銖録

蠱彖傳

問幹父之蠱程傳云初居内而在下故取子幹父蠱之象本義云蠱者前人已壞之事故諸爻皆以子幹父蠱爲言柄謂若如此説惟初爻爲可通若他爻則説不行矣本義之説則諸爻皆可通也曰是如此

潘柄録

蠱初六爻辭程傳本義

幹母之蠱伊川説得是

吳淵録

蠱九二爻辭

不事王侯無位之地如何出得來更幹箇甚麽

𤦺淵錄

蠱上九爻辭

問蠱上九傳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與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何以别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是不能做底

陳淳錄

蠱上九爻辭程傳

朱子五經語類卷十七

朱子五經語類卷十八

錢塘程川撰

易十八

上經十一

問臨不特是上臨下之謂臨凡進而遇近者皆謂之臨否曰然此是二陽自下而進上則知凡相逼近者皆為臨也

林學履録

臨

問至于八月有兩説前説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後説自泰至觀觀二陽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説孰長曰前説是周正八月後説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不可知也又問二文皆云咸臨二陽徧臨四陰故有咸臨之象程易作咸感之義如何曰陰必從陽謂咸爲感亦是但覺得牽强些此等處皆曉

未得如至臨與敦臨亦相似難分别今只得如此說此易所以未易看也

董銖録

臨彖辭初九九二六四上六爻辭

剛浸而長以下三句解臨字大亨以正便是天之道也解亨字亦是惟如此所以如此須用說八月有凶甘者蓋要反那二陽二陽在下四五皆以正應臨之上無所臨却還去臨那二陽三近二陽也去臨他如小人在上位却把甘言好語臨在下之君子至臨言其

相臨之切敦臨有敦厚之意

臨象傳六三六四上六爻辭　蔓淵錄

問臨初九以剛居正九二以剛居中六四六五以柔順臨下故有相感應之道所以謂之咸臨否曰是又問六四以陰居正柔順臨下又有正應臨之極善故謂之至臨曰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切至故謂之至上六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艮上六亦謂之敦艮復上六爻不好了所以只於

五爻謂之敦復居臨之時二陽得時上進隂不敢與之爭而志與之應所謂在内者非謂正應只是卦内與二陽應也又曰此便是好卦不獨說道理自是好讀所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此便是大底卦

劉礪錄

臨初九九二六四上九爻辭

盥非灌之義盥本謂薦而不薦是欲蓄其誠意以觀示民使民觀感而化之義有孚顒若便是那下觀而化却不是說人君身上事聖人以神道設教是聖人不

犯手做底即是盥而不薦之義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謂以此觀示之也

晏淵録

觀彖辭彖傳

問盥而不薦是取未薦之時誠意渾全而未散否曰祭祀無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無復有初意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楚詞

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正是此意說出這愛了則都無事可把持矣惟其不說但藏在中心所以常見其不忘也

林學履錄觀象辭

問盥而不薦曰這猶譬喻相似蓋無這事且如祭祀纔盥便必薦那有不薦底但取其潔之義耳

呂燾錄觀象辭

用之問盥而不薦伊川以為灌鬯之初誠敬猶存至薦

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其義不同曰盥只是浣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問有孚顒若先生以為孚信在中而尊嚴故下觀而化之伊川以為天下之人孚信顒然而仰之恐須是孚信尊

嚴方得下觀而化曰然又問觀觀之義曰自上示下曰觀自下觀上曰觀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問觀我生觀其生之别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觀其生是以此自觀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為進退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媺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自家所施之善惡上九之觀其生則是就自家視聽

言動應事接物處自觀九五上九君子无咎蓋為君子有剛陽之德故无咎小人無此德自當不得此爻如初六童觀小人之道也君子則吝小人自是如此故无咎此二爻君子小人正相對說

沈僩錄

觀彖辭程傳本義六三九五上九爻辭并論初六象辭

問有孚顒若彖上文盥而不薦蓋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一說下之人信而仰之

二說孰長曰從後說則合得彖辭下觀而化之義或曰前說似好曰當以象辭為定又問六三觀我生進退不觀九五而觀己所行通塞以為進退否曰看來合是觀九五大率觀卦二陽在上四陰仰之九五為主六三觀我生進退者觀九五如何而為進退也初六六二以去五之遠觀貴於近所觀不明不大六四却見得親切故有觀光利用之象六三處二四之間固當觀九五以為進退也子善遂問如此則我字乃

是指九五而言易中亦有此例如頤之初九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是也曰此我乃是假外而言耳又問觀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不取此義何也曰只為九五中正以觀示天下事都别了以此見易不可執一看所謂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也

董銖錄

觀彖辭本義六三爻辭本義并論彖傳

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

於下而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觀於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

潘時舉録 觀彖傳

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道亦是説他有教人自然觀感處

㬊淵録 觀彖傳

問觀六爻一爻勝似一爻豈所據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邪曰上二爻意自别下四爻是所據之位愈近則

所見愈親切底意思

林學履録

觀文辭

觀我是自觀如視履考祥底語勢觀其亦是自觀却從別人說易中其字不說別人只是自家如乗其墉之

類

曼淵録

觀六三九五上九爻辭

觀我生如月受日光觀其生只是日光

劉礪録

觀六三九五上九爻辭

彖辭中剛柔分以下都掉了頤中有物只說利用獄文亦各自取義不說噬頤中之物

昃淵錄

噬嗑彖辭爻辭

問諸卦彖皆順說獨雷電噬嗑倒說何耶曰先儒皆以爲倒寫二字二字相似疑是如此

沈僩錄

噬嗑彖辭

噬膚滅鼻膚腹腴拖泥處滅浸沒也謂因噬膚而沒其鼻於器中也噬乾胏得金矢荆公已嘗引周禮鈞金

之說

沈僴錄

噬嗑六二九四爻辭

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之意故皆為戒占者之辭曰亦是爻中元自有此道理大抵纔是治人彼必為敵不是易事故雖是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至於六三噬腊肉遇毒則是所噬者堅韌難合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而遇此所以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

耳治之雖小吝終无咎也

董銖錄

噬嗑九四六五爻辭并論六三爻辭

問噬嗑得金矢不知古人獄訟要鈞金束矢之意如何

曰不見得想是詞訟時便令他納此教他無切要之

事不敢妄來又問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出此則實

有寃枉者亦懼而不敢訴矣曰只箇須是大切要底

事古人如平常事又别有所在

林學履錄

噬嗑九四爻辭

先儒云天文也上有剛柔相錯四字恐有之方與下文相似且得分曉

劉礪録　貢象傳

伊川說乾坤變為六子非是卦不是逐一卦畫了旋變去這話難說伊川說兩儀四象自不分明卦不是旋取象了方畫須是都畫了這卦方只就已成底卦上面取象所以有剛柔來往上下

夏淵録　貢象傳程傳

山下有火賁内明外止雖然内明是箇止殺底明所以不敢用其明以折獄此與旅相似而相反賁内明外止旅外明内止其象不同如此問苟明見其情罪之是非亦何難於折獄曰是他自有箇象如此遇着此象底便用如此然獄亦自有十三八棒便了底亦有須待囚訊鞫勘録問結證而後了底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是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

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决是所謂留獄也不留獄者謂囚訊結證已畢而即决之也

沈僩録

賁象傳

問明庶政无敢折獄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艮與離之在内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内故明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内明在外故明謹用刑而不敢留獄又曰麤言之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决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决便是

敢於折獄尚書要囚至于旬時他須有許多時日此一段與周禮秋官同意

劉礪録

賁象傳

問君子明庶政无敢折獄本義云明庶政是明之小者无折獄是明之大者此專是就象取義伊川說此則又就賁飾上說不知二說可相備否曰明庶政是就離上說无折獄是就艮上說離明在内艮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大事一折便了有止

之義明在内不能及他故止而不敢折也大凡就象中説則意味長若懸空説道理雖説得去亦不甚親切也

林學履録

賁彖辭

六四白馬翰如言此文無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無飾之象如此

林學履録

賁六四爻辭

問六五是柔中居尊敦本尚實故有賁于丘園之象然

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戔戔淺小貌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此與程傳指丘園為上九者如何曰舊說多作以束帛聘在外之賢但若如此說則與吝終吉文義不協今程傳所指亦然蓋戔戔自是淺小之意如從水則為淺從人則為俴從貝則為賤皆淺小意程傳作剪裁已是迂回又說丘園更覺牽强如本義所說却似與吝終吉文義稍協又問白賁无咎上得志也何謂得志曰居卦之

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自優游自得也鍒曰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爻却是賁極反本之意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丘園又曰束帛戔戔至上九白賁則反本而復於無飾矣蓋皆賁極之象也

董銖録

賁六五爻辭程傳本義上九爻辭象傳

問賁于丘園曰當賁飾華盛之時而安于丘園樸陋之事其道雖可吝而終則有吉也問六五之吉何以有

喜曰終吉所以有喜又問白賁无咎曰賁飾之事太盛則有咎所以處太盛之終則歸于白賁勢當然也
沈僩錄
賁六五爻辭象傳上九爻辭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是箇務農尚儉戔戔是狹小不足之意以字義考之從水則為淺從貝則為賤從金則為錢如所謂束帛戔戔六五居尊位却如此敦本尚儉便似吝嗇如衛文公漢文帝雖是吝却終吉此在賁卦有反本之義到上九便白賁和束帛之類都没

了

黄榦錄

賁六五上九爻辭

賁于丘園是箇務實底束帛戔戔是賁得不甚大所以說吝兩句是兩意

夔淵錄

賁九五爻辭

錄中是箇務實底林學履錄作務農敦本之義

問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曰此兩句只是當來卦辭非主事而言看如何用皆是這箇道理或曰賁于丘園安

定作敦本說曰其之意正要如此或以戔戔爲盛多之貌曰非也戔戔者淺小之意凡淺字箋字皆從戔

或問淺小是儉之義否曰然所以下文云吝終吉吝者雖不好看然終却吉

金去僞錄

賁六五爻辭

問伊川解賁于丘園指上九而言看來似好蓋賁三陰皆受賁于陽不應此又獨異而作敦本務實說也曰如何丘園便能賁人束帛戔戔他解作裁剪之象尤

艱曲說不出這八字只平白在這裏若如所說則曲折多意思遠舊說指上九作髙上隱于丘園之賢而用束帛之禮聘名之若不用其說則此說似近他將丘園作上九之象束帛戔戔作裁剪紛裂之象則與象意大故相逺也

林學履録

賁六五爻辭程傳本義

伊川此卦傳大有牽强處束帛解作剪裁恐無此理且如今將束帛之說教人解人決不思量從剪裁上去

黄義剛録

賁六五爻辭程傳

問賁于丘園是在艮體故安止于丘園而不復有外賁之象曰雖是止體亦是止此初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向賁飾去亦是不好須是收斂方得問敦本務實莫是反朴還淳之義否曰賁取賁飾之義他今却來賁田園爲農圃之事當賁之時似若鄙吝然儉約終得吉吉則有喜故象云有喜也

劉礪録

賁六五爻辭本義

白賁无咎据剛上文柔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不恁地拘各自說一義

曼淵録

賁上九爻辭

閒上以厚下安宅安宅者安於禮義而不遷否曰非也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摇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揺猶所謂本固邦寧也

沈僩録

剥象傳

問剝之初與二蔑貞凶是以陰蔑陽以小人蔑君子之正道凶之象也不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凶為復陰與小人亦自為凶曰自古小人滅害君子終亦有凶但此爻象只是說陽與君子之凶也

劉礪錄

剝初六六二爻辭

或問碩果不食伊川謂陽無可盡之理剝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無陽如此陽有斷滅也

何以能生於復曰凡隂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隂便無陽也然此亦不是甚深奥事但伊川當時解不曽分明道與人故令人做一件大事看

陳文蔚録

剥上九爻辭程傳

小人剥廬是説隂到這裏時把他這些陽都剥了此是自剥其廬舍無安身已處衆小人託這一君子為庇

覆若更剝了是自剝其廬舍便不成剝了

夔淵錄 剝上九文辭

舊見二十家叔説懷字公五廬如周禮秦無廬之廬音盧蓋戟柄也謂小人自剝削其戟柄僅留其鐵而已果何所用如此説方見得小象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一句意亦自好又問變化二字舊見本義云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夜來聽得説此二字乃謂化是漸化變是頓變似少不同曰如此等字自是難説變者化之

漸化者變之成固是如此然易中又曰化而裁之謂之變則化又是漸蓋化如正月一日漸漸化至三十日至二月一日則是正月變爲二月矣然變則又化是化長而變短此等字須當通看乃好並錄

上九爻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卷十九至二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埴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汪兆鹗

朱子五經語類卷十九

錢塘程川撰

易十九

上經十三

復雖一陽方生然而與衆陰不相亂如人之善端方萌雖小而不為衆惡所遏底意思相似

林學履錄

復

録未而不為衆惡所遏底意思饒録作而衆惡却遏他不得

問一陽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處亦是復氣象又如人之沉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小亨道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無不渾淪陳淳録

復

敬子問今寂然至靜在此若一念之動此便是復否曰

恁地說不盡復有兩樣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兩樣復自不相須須各看得分曉終日營營與萬物並馳忽然有惻隱是非羞惡之心發見此善惡為陰陽也若寂然至靜之中有一念之動此動靜為陰陽也二者各不同須推教仔細

沈僩錄

復

問朋來无咎曰復卦一陽方生疑若未有朋也然陽有剛長之道自一陽始生而漸長以至于極則有朋來

之道而無咎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消長之道自然如此故曰天行處陰之極亂者復治往者復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地自然之運也問六二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曰初爻為仁人之體六二爻能下之謂附下於仁者學莫便於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實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上六迷復凶至于十年不克征這是箇極不好底爻故其終如此凡言十年三年五年七月八月三月者

想是象數中自有箇數如此故聖人取而言之至于十年不克征十年勿用則其凶甚矣

蔓淵錄

復彖辭六二上六爻辭

錄中然陽有剛長之道二句劉礪錄云畢竟是陽長將次並進

七日只取七義猶八月有凶只取八義

蔓淵錄

復彖辭

問一陽復於下是前日既退之陽已消盡而今別生否曰前日既退之陽已消盡此又是別生伊川謂陽無

可盡之理剝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說得甚精且以卦配月則剝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剝一陽尚存復一陽已生坤純陰陽氣闕了三十日安得謂之無盡曰恐是一月三十日雖到二十九日陽亦未盡否曰只有一夜亦是盡安得謂之無盡當細推之這一陽不是忽地生出纔立冬便萌芽下面有些氣象上面剝一分下面便萌芽一分上面剝二分下面便萌芽二分積累到那復處方成一陽坤初六便是陽

已萌了

陳淳録

復彖辭本義

問坤為十月陽氣剥於上必生於下則此十月陽氣已生但微而未成體至十一月一陽之體方具否曰然凡物變之漸不惟月變日變而時亦有變但人不覺爾十一月不能頓成一陽之體須是十月生起云云

林學履録

復彖辭本義

問十月是坤卦陽已盡乎曰陰陽皆不盡至此則微微

一線畧通因而復發耳

余大雅録

復彖辭本義

味道舉十月無陽曰十月坤卦皆純陰自交過十月節氣固是純陰然潛陽在地下已旋生起來了且以一月分作三十分細以時分之是三百六十分陽生時逐旋生生到十一月冬至方生得就一畫陽這一畫是卦中六分之一在地下二畫又較在上面則箇至三陽則全在地上矣四陽五陽六陽則又層層在上

而去不解到冬至時便頓然生得一畫所以莊子之徒說道造化密移疇覺之哉又曰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葢見此理陰陽消長亦然如包胎時十月具方成箇兒子

潘植録

復彖辭本義

義剛曰十月為陽月不應一月無陽一陽是生於此月但未成體耳曰九月陰極則下已陽生謂如六陽成一段而一段又分為三十小段從十月積起至冬至

積成一爻不成一陽是陡頓生亦須以分毫積起且如天運流行本無一息間斷豈解一月無陽且如木之黃落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萌芽而後舊葉方落若論變時天地無時不變如楞嚴經第二卷首段所載非惟一歲有變月亦有之非惟月有變日亦有之非惟日有變時亦有之但人不知耳此說亦是

黃義剛録

復彖辭本義

問十月何以為陽月先生因詰諸生令思之云程先生於易傳雖發其端然終說得不透徹諸生答皆不合復請問先生曰剝盡為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趲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以此便見得天地無休息處

潘時舉録

復彖辭本義

問復卦剛反當作一句曰然此二字是解復亨下云動而以順行是解出入无疾以下大抵彖辭解得易極分明子細尋索儘有條理

不知何氏録

復彖傳

聖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到這裏微茫發動了最可以見生氣之不息也只如此看便見天只有箇春夏秋冬人只有箇仁義禮智此四者便是那四者所以孟子說四端猶四體闕一不可人若無此四者便不足

為人矣心是一箇運用底物只是有此四者之理更無別物只此體驗可見

不知何氏錄

復彖傳

問復見天地之心之義曰十月純陰為坤卦而陽未嘗無也以陰陽之氣言之則有消有息以陰陽之理言之則無消息之間學者體認此理則識天地之心故在我之心不可有間斷也

王過錄字幼觀鄱陽人甲寅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錄卅卷中

復象

傳

居甫問復見天地之心曰復未見造化而造化之心於此可見其問靜亦是心而心未見曰固是但又須靜中含動意始得曰王弼說此似把靜作無曰渠是添一重說話下自是一陽如何說無上五陰亦不可說無說無便死了無復生成之意如何見其心且在人身上一陽善也五陰惡也一陽君子也五陰小人也只是有一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且看一陽對

五陰是惡五而善一纔復則本性復明非天心而何

鄭可學録

復彖傳

問復其見天地之心生理初未嘗息但到坤時藏伏在此至復乃見其動之端否曰不是如此這箇只是就陰陽動静闔闢消長處而言如一堆火自其初發以至漸漸發過消盡為灰其消之未盡處固天地之心也然那消盡底亦天地之心也但那箇不如那新生底鮮好故指那接頭再生者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

心親切如云利貞者性情也一元之氣亨通發散品物流形天地之心盡發見在品物上但叢雜難看及到利貞時萬物悉已收斂那時只有箇天地之心丹青著見故云利貞者性情也正與復其見天地之心相似康節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葢萬物生時此心非不見也但天地之心悉已布散叢雜無非此理呈露倒多了難見若會看者能於此觀之則所見無非天地之心矣惟是復時萬物皆未生只有一箇

天地之心昭然著見在這裏所以易看也

沈僩錄

復彖傳

問復見天地之心曰天地所以運行不息者做箇甚事只是生物而已物生於春長於夏至秋萬物咸遂如收斂結實是漸欲離其本之時也及其成則物之成實者各具生理所謂碩果不食是已各具生理者固各繼其生而物之歸根復命猶自若也如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斯可見矣又問既言心性則天命之謂性

命字有心底意思否曰然流行運用是心

萬人傑錄

復彖傳

復見天地心動之端靜中動方見生物心尋常吐露見於萬物者盡是天地心只是冬盡時物已成性又動而將發生此乃可見處

楊方錄

復彖傳

天地生物之心未嘗須臾停然當氣候肅殺草木揺落之時此心何以見曰天地此心常在只是人看不見

故必到復而後始可見
沈僩錄
復彖傳
問天地之心雖靜未嘗不流行何為必於復乃見曰三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見惟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闖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藏掩不得此所以必於復見天地之心也銖曰邵子所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正謂此否曰正是此意不容別下

注脚矣又問天心無改移謂何曰年年歲歲是如此月月日日是如此又問純坤之月可謂至靜然昨日之靜所以養成今日之動故一陽之復乃是純陰養得出來在人則主靜而後善端始復在天地之化則是終則有始貞則有元也曰固有此意但不是此卦大義大象所謂至日閉關者正是於已動之後要以安靜養之蓋一陽初復陽氣甚微勞動他不得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初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

盛大若如公說却是倒了

董銖錄

復彖傳

天地之心未嘗無但靜則人不得而見爾

楊道夫錄

復彖傳

天地之心動後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出入向

來只做人說覺不勞攘

晏淵錄

復彖傳

問復以動見天地之心而主靜觀復者又何謂曰復固

是動主静是所以養其動動只是這静所養底一陽動便是純坤月養來曰此是養之於未動之前否曰此不可分前後但今日所積底便為明日之動明日所積底便為後日之動只管恁地去觀復是老氏語儒家不説老氏愛説動静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謂萬物有歸根時吾只觀他復處

不知何氏録

復彖傳

論復見天地之心程子曰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且

堯舜孔子之心千古常在聖人之心周流運行何往而不可見若言天地之心如春生發育猶是顯著此獨曰聖人無復未嘗見其心者只為是説復卦繫辭曰復小而辨於物蓋復卦是一陽方生於羣陰之下如幽暗中一㸃白便是小而辨也聖人贊易而曰復見天地之心今人多言惟是復卦可以見天地之心非也六十四卦無非天地之心但於復卦忽見一陽來復故即此而贊之爾論此者當知有動靜之心有

善惡之心各隨事而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因發動而見其惻隱之心未有孺子將入井之時此心未動只靜而已衆人物欲昏蔽便是惡底心及其復也然後本然之善心可見聖人之心純於善而已所以謂未嘗見其心者只是言不見其有昏蔽忽明之心如所謂幽暗中一點白者而已但此等語話只可就此一路看去纔轉入别處便不分明也不可不知

周謨録

復彖傳程傳

舉聖人無復故不見其心一節語學者曰聖人天地心無時不見此時聖人因賛易而言一陽來復於此見天地之心尤切正是大黑暗中有一點明

鄭可學録　復彖傳程傳

上云見天地之心以動靜言也下云未嘗見聖人之心以善惡言也

楊道夫録　復彖傳程傳

問聖人無復未嘗見其心天地之氣有消長進退故有

復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復曰固是又問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地則任其自然聖人贊化育則不能無憂曰聖人也安得無憂但聖人之憂憂得恰好不過憂耳

林夔孫錄

復彖傳程傳

伊川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一段葢謂天地以生生為德自元亨利貞乃生物之心也但其静而復乃未發之體動而通焉則已發之用一陽來復其

始生甚微固若靜矣然其實動之機其勢日長而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地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於是而可見也若其靜而未發則此心之體雖無所不在然却有未發見處此程子所以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亦舉用以該其體爾

程端蒙錄

復彖傳程傳

問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竊謂十月純坤不為無陽天地生物之心

未嘗間息但未動耳因動而生物之心始可見曰十月陽氣收斂一時關閉得盡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惟一陽動則生意始發露出乃始可見端緒也言動之頭緒於此處起於此處方見得天地之心也因問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時而所謂中節之體已各完具但未發則寂然而已不可見也特因事感動而惻隱羞惡之端始覺因事發露出來非因動而漸有此也曰是

董銖錄

復彖傳程傳

問程子言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動處如何見得曰這處便見得陽氣發生其端已兆於此春了又冬冬了又春都從這裏發去事物間亦可見只是這裏見得較親切鄭兄舉王輔嗣說寂然至無乃見天地心曰他說無是胡說若靜處說無不知下面一畫作甚麼寓問動見天地之心固是不知在人可以主靜言之否曰不必如此看這

處在天地則為陰陽在人則為善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善處便是陰善處便屬陽上五陰下一陽是當沉迷蔽錮之時忽然一夕省覺便是陽動處齊宣王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可謂極矣及其不忍觳觫即見善端之萌肯從這裏做去三王事業何患不到

徐㝢録

復彖傳程傳

問程子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動乃心之發處何故云

天地之心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是靜震是動十月純坤當貞之時萬物收斂寂無蹤跡到此一陽復生便是動然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端端又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段動處凡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康節詩云冬至子之半大雪子之初氣冬至子之中氣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羲可謂振古豪傑

陳淳録

復彖傳程傳

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亦差不同用之云濂溪說得復字就歸處說伊川就動處說曰然濂溪就坤上說就回來處說如云利貞者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為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只一般非有所異只是所指地頭不同

以復卦言之下面一畫便是動處伊川云下面一爻正是動如何說靜得雷在地中復云云看來伊川說得較好王弼之說與濂溪同

沈僩録

復彖傳程傳

國秀問舊見蔡元忠說先生說復卦處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是否曰固是但常人也有靜極而動底時節聖人則不復有惡極而善之復矣

沈僩録

復彖傳本義

問冬至子之半曰康節此詩最好其於本義亦載此詩葢立冬是十月初小雪是十月中大雪是十一月初冬至十一月中小寒十二月初大寒十二月中冬至子之半即十一月之半也人言夜半子時冬至葢夜半以前一半已屬子時今推五行者多不知之然數每從這處起畧不差移此所以為天心然當是時一陽方動萬物未生未有聲臭氣味之可聞可見所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也

不知何氏錄

復象傳本義

問康節所謂一陽初動後萬物未生時這箇時節莫是程子所謂有善無惡有是無非有吉無凶之時否先生良久曰也是如此是那怵惕惻隱方動而未發於外之時正淳云此正康節所謂一動一靜之間也曰然某嘗謂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所說小有不同康節於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此處為說不似周子說無極而太極與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

如此週遍若如周子程子之説則康節所説在其中矣康節是指貞元之間言之不似周子程子説得活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輔廣錄

從彖傳本義

漢卿問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以人心觀之便是善惡之端感物而動處曰此是欲動未動之間如怵惕惻隱於赤子入井之初方怵惕惻隱而未成怵惕惻隱之時故上云冬至子之半是康節常要就中間説

子之半則是未成子方離於亥而為子方四五分是他常要如此說常要說陰陽之間動靜之間便與周程不同周程只是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只是體用動靜互換無極康節便只要說循環便須指消息動靜之間便有方了不似二先生

葉賀孫錄

復彖傳本義

漢卿問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曰此在貞元之間才見孺子入井未做出惻隱之心時節因言康節之學

不似濂溪二程康節愛說箇循環底道理不似濂溪二程說得活如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康節無此說

李方子録

徔蔡傳本義

陽無驟生之理如冬至前半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是日方始成一畫不是昨日全無今日一旦便都復了大抵剝盡處便生莊子云造化密移疇覺之

哉這語自說得好又如列子亦謂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葢陰陽浸消浸盛人之一身自少至老亦莫不然

葉賀孫錄

復彖傳本義

錄末一錄有云植問不頓進是漸生不頓虧是漸消陰陽之氣皆然否曰是

叔重問先王以至日閉關程傳謂陽之始生至微當安靜以養之恐是十月純坤之卦陽已養於至靜之中

至是方成體爾曰非也養於既復之後又問復見天地之心曰要說得見字親切葢此時天地之間無物可見天地之心只有一陽初生淨淨潔潔見得天地之心在此若見三陽發生萬物之後則天地之心散在萬物則不能見得如此端的

吳雉録

復象傳程傳并論象傳

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人於迷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

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曰然又曰古人所以四十強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滚了豈不壊事

葉賀孫録

復彖傳程傳

陽氣始生甚微必安静而後能長問曰此是静而後能動之理如何如人之天理亦甚微須是無私欲撓之則順發出來曰且如此看又問安静二字還有分别否曰作一字看

程端蒙録

復象傳程傳

掩身事齋戒月令夏至冬至君子皆齋戒處必掩身及此防未然此二句兼冬至夏至閉關息商旅所以養陽氣也絶彼柔道牽所以絶陰氣易姤之初六繫于金柅是也

董銖録

復彖傳本義

問无祇悔祇字何訓曰書中祇字只有這祇字使得來别看來只得解做至字又有訓多爲祇者如多見其

不知量也多祇也祇與只同

沈僩錄

復初九爻辭

先生舉易傳語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曰這般說話好箇當

陳文蔚錄

復初九象傳程傳

問上六迷復至于十年不克征何如曰過而能改則亦可以進善迷而不復自是無說所以無往而不凶凡言三年十年三歲皆是有箇象方說若三歲猶是有

箇期限到十年便是無說了

劉礪録

復上六爻辭

或說无妄曰卦中未便有許多道理聖人只是說有許多爻象如此占着此爻則有此象无妄是箇不指望偶然底卦忽然而有福忽然而有禍如人方病忽然勿藥而愈是所謂无妄也據諸爻名義合作無望不知孔子何故說歸无妄人之卜筮如決杯珓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杯珓又何嘗有許多道理如程子之說

說得道理儘好儘開闊只是不如此未有許多道理在又曰无妄一卦雖云禍福之來也無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不利於正不可以彼之無常而吾之所守亦為之無常也故曰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若所守匪正則有眚矣眚即災也問伊川言災自外來眚自内作是否曰看來則一般微有不同耳災是禍偶然生於彼者眚是過誤致然書曰眚災肆赦春秋曰肆大眚皆以其過誤而赦之也

沈僩録

无妄

无妄本是無望這是沒理會時節忽然如此得來面前朱英所謂無望之福是也桑樹中箭柳樹出汁

夔淵録

无妄

史記无妄作无望問若以為无望即是願望之望非誠妄之妄曰有所願望即是妄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

吳必大録

无妄彖辭本義

因論易傳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或以子路使門人為臣事為證先生曰如鬻拳强諫之類是也或云王荆公亦然曰温公忠厚故稱荆公无姦邪只不曉事看來荆公亦有邪心夾雜他却將周禮來賣弄有利底事便行之意欲富國强兵然後行禮義不知未富强人才風俗已先壞了向見何一之有一小論稱荆公所以辨得盡行許多事緣李文靖為相日四方言利害者盡皆報罷積得許多弊事所

以激得荆公出來一齊要整頓過荆公此意便是慶歷范文正公諸人要做事底規模然范文正公等行得尊重其人才亦忠厚荆公所用之人一切相反

沈僩録

无妄彖辭程傳

問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既无邪何以不合正曰有人自是其心全无邪而却不合於正理如賢智者過之他其心豈曾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

林夔孫録

无妄彖辭程傳

剛自外來說卦變動而健說卦徳剛中而應說卦體大亨以正說元亨利貞自文王以來說做希望之望這事只得倚閣在這裏難為斷殺他

僩録

无妄彖傳

伊川易傳似不是本意剛自外來是所以做造无妄動而健是有卦後說底

僩録

无妄傳程傳

往字說得不同

晏淵錄 无妄彖傳程傳

或問物與无妄衆說不同文蔚曰是各正性命之意先生曰然一物與他一箇无妄

陳文蔚錄 无妄象傳

問不耕穫不菑畬曰言不耕不穫不菑不畬無所為於前無所冀於後未嘗略起私意以作為唯因時順理而已程傳作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不唯添了而字又

文勢牽強恐不如此又問无妄之災曰此卦六爻皆是无妄但六三地頭不正故有无妄之災言無故而有災也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人反遭捕詰之擾此正无妄之災之象又問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至何為而有疾曰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聽其自至久則自定所以勿藥有喜而無疾也大抵无妄一卦固是无妄但亦有無故非意之事故聖人因象示戒又問史記作無望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疑有不

耕穫不菑畬之意曰此出史記春申君傳正說李園事正是說無巴鼻而有一事正合无妄之災无妄之疾亦見得古人相傳尚識得當時此意也

董銖録

无妄六二六三九五爻辭

問不耕穫不菑畬伊川說爻辭與小象却不同如何曰便是曉不得爻下說不耕而穫到小象又却說耕而不必求穫都不相應某所以不敢如此說他爻辭分明說道不耕穫了自是有一樣時節都不須得作爲

又曰看來无妄合是無望之義不知孔子何故使此妄字如无妄之災无妄之疾都是没巴鼻恁地又曰无妄自是大亨了又却須是貞正始得若些子不正則行有眚眚即與災字同不是自家做得只有些子不是他那裏便有災來問眚與災如何分曰也只一般尚書云眚災肆赦春秋肆大眚眚似是過誤災便直是自外來又曰此不可大段做道理看只就逐象上説見有此象便有此義少間自有一時築著磕

著如今人問極㸃極㸃上豈曾有道理自是有許多

吉凶

劉礪録

无妄六二爻辭象傳程傳并論象傳

不耕穫不菑畬如易傳所解則當言不耕而穫不菑而畬方可又如云極言无妄之義是要去義理上說故如此解易之六爻只是占吉凶之詞至彖象方說義理六二在无妄之時居中得正故吉其曰不耕穫不菑畬是四事都不做謂雖事事都不動作亦自利有

攸往史記无妄作無望是此意六三便是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何與邑人事而邑人之災如諺曰閉門屋裏坐禍從天上來是也此是占辭如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若庶人占得此爻只是利去見大人也然吉凶以正勝有雖得凶而不可避者縱貧賤窮困死凶却無悔吝故横渠云不可避凶趨吉一以正勝是也又如占得坤六二爻須是自已直方大方與爻辭相應便不習无不利若不直方大却反凶也

黄㽦録

无妄六二爻辭程傳六三爻辭

録未吴必大録有云如春秋時南蒯占得坤六五爻以為大吉示子服惠伯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一段說得極好葢南蒯所占雖得吉爻然所為却不黄裳即是大凶

不耕穫一句伊川作二意說不耕而穫耕而不穫耕而不必穫看來只是也不耕也不穫只見成領會他物事

㬊淵録

无妄六二爻辭

問不耕穫不菑畬未富之義曰此有不可曉然既不耕

穫不菑畬自是未富只是聖人說占得此爻雖是未富但利有攸往耳雖是占爻然義理亦包在其中易傳中說未字多費辭

黄𥄉録

无妄六二爻辭

朱子五經語類卷十九